

平生最不喜欢一个“找”字。然而越不喜欢的事儿越喜欢“找”上门来。家里不经常用的小东小西，还有一些换季时放起来的衣物，找起来总是颇费周折。求助于家里的另一半，她却总能轻而易举找到，令我佩服不已，由此也产生了依赖性。

但出了家门，无所依赖时，还是逃不脱“找”字的奴役。有一年，开车去昆山参加一个活动，按照写在纸上的地址，在昆山市郊一条长长的公路上，来来回回寻找活动地点，车上人频频下车问路，还不断用手机联系活动联系人，从夕阳街山一直苦苦搜寻到四野漆

黑，也没找到要找的门牌号。后来才知道前后得到的地址都是错的！这样的“捉迷藏”玩得有些大了，属于不幸而在“中彩”，而人生中多数的“踏破铁鞋”，则是怪不得别人的。

年轻时在马鞍山，有天与一个同事乘渡轮到江对岸的和县，看望我一个在那里插队的表哥。真所谓“嘴上无毛办事不牢”，记得表哥说过插队的地方叫联合，于是不管三七二十一，乘车换车直奔

县城北面的联合公社，但几经打听也没找到表哥。有人提醒说，县城南面的某某公社有个联合大队。天哪，这一南一北多少路哇！但无可奈何，硬着头皮又往联合大队赶。在当年的安徽农村，等候公交车是桩考验耐心的事儿，总之，午后从第一个联合出发，赶到第二个联合已是傍晚。由于没有详细地址，也没有如今不离身的手机，甚至没有一个电话号码，左寻右觅还是没找到表哥这个人。心里直嘀咕：我那表哥在当地也太不出名了，敢情是搞地下工作的！没办法，肚皮又饿得咕咕叫，两个半大孩子跑到县城里，填饱了肚子，顺便还玩上一圈。打道回府时，去江边已没有车了，只好步行摸黑往江边赶。乍暖还寒的早春时节，到得乌江边正是最冷最困的下半夜，光秃秃的江堤上找不到避风栖息处。陪我来的那位老兄大约实在难以忍受，见江堤上有人裹

着厚厚的棉被闷头睡觉，心想同是天涯沦落人，管他是谁呢，鞋未脱就钻进了陌生人的被窝！单衣薄裤的我，在月黑风高夜度过了最难熬的几个小时，回去病了一场。

堪与和县之行“媲美”的“捞人”经历，还有很多年后在南方的那次。那时我在深圳谋生，经常出差去长沙。一次，有位长沙朋友带了两个人和一辆从司法部门借的面包车，请我跟他们一起去南方，找他的外甥女。那小姑娘不知怎地偷偷离家去了布吉，信也没有一封，家人又气又着急。布吉是深圳西北关口外的一个小镇，当年偏僻而冷清，

但有不少花花绿绿的小发廊。根据朋友手里的一丝线索，我们找到他外甥女待过的两家，却都扑了空，而且店里人讳莫如深，丝毫不露口风。几个人一合计，决定把镇上的发廊篋头发似地篋上那么一遍。我们的面包车像无头苍蝇在镇上乱转，看到发廊、美发店之类就停下来。奇怪的是，该找的都找过了，人

倦马乏却一无所获。事后想想，一辆引人注目的面包车、一群东张西望的陌生人出现在小镇上，到处寻找发廊，准保没风声透给了那女孩儿。最搞笑的是，我们中有一位胖子，走进一间发廊说明了来意，有人告诉他某某正好上厕所了，他便跑到女厕所外去等。左等右等不见人，小腹憋得难受，便进了隔壁的男厕所。正哗哗减负呢，忽听得墙那边有动静，赶紧“刹车”，冲到门外，与那面走出来的人撞了个满怀，定睛一看是



2012年农历的正月初二，我应战友老沈之邀，去苏北的腹地—兴化市参加他孩子的婚礼。

苏北，地处长江以北，上海人俗称为江北，称当地人为江北人。在我幼年的记忆中，江北，在当时上海人的眼里是贫穷的地方；江北人，在当时上海人的眼中是城市的边缘人。当时，我是学生干部，按照老师的要求，我主动接近苏北同学，往往看到的是他们一贫如洗的生活条件（父母们常年的三分钱午餐），听到是同学家长的哭述（孩子的学习落后）……“苏北=贫穷”这个概念，在我的记忆中定格。

正月初二的上午，我们乘上战友派来的中巴车，上了沪宁高速路。仅仅1小时30分，江阴长江大桥已迎面而来……我们看到了广阔的苏北平原，土地平整，植被覆盖，没有一点泥土裸露的荒芜



近来，一则17岁名校生为摆脱学习压力而用哑铃杀母，事后仍称无悔的新闻发人深省。

有些家长如此着力于孩子的教育，究其缘故，不外乎如下数点。首先是唯重名利、目光狭隘的成功观。在“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这一封建遗朽影响下，家长们为了孩子将来得以五子登科、光宗耀祖，近乎疯狂地命令

甚至逼迫孩子读书。不少家长将成功的标准狭隘地定义为：学历越高越好，海归更好；收入越多越好，富豪最好。工作稳定光鲜才好，机关、事业单位、外企、国企最好。而学历不高、收入不多、不太光鲜不甚稳定，但足以自食其力、实现自我价值、愉悦心情，进而修身齐家、充实一生的众多好职业则不入其法眼。其次是错解关爱子日的内涵。家长们大都认为只要孩子日后能按上述标准功成名就，哪怕是

个半老徐娘。

寻寻觅觅的劳而无功，多为事先的漫不经心所致。“磨刀不误砍柴工”的道理应该明白，事前做功课的习惯却懒得养成。曾经写过篇东西，谈到自己寻找马王堆的“曲折”经历，凡事不上心的苦头吃够不少，但说起来依然轻描淡写。生活中也遇到过凡事细心周到、井井有条的同事或朋友，羡慕人家的好习惯，心底却暗暗觉得有些娘娘腔。有时又想当大官的真快活，凡事有秘书照料着，多好！于是决心下辈子决不当布衣小民了！无可救药指的大约就是这德行吧。这德行改不掉，那讨厌的“找”字看来还得不离不弃地纠缠下去哦！

近

## 侍郎瓷刻

杨克昌

瓷刻作品《麋鹿王》，是用金刚钻，采用点刻跳刻法，由浅入深通过黑白灰三色，将麋鹿的神态充分表现出来，色调对比强烈，整个工艺不着色，既有洒脱的书画之韵，又有浓郁

的金石雕刻之趣，2011年荣获第十三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精品博览会特别金奖。作者陈银付（艺名侍郎），江苏省大丰市人，现为高级工艺美术师，江苏省首批优秀民间文艺人才，大丰市政协委员，2001年创办“侍郎瓷刻工作室”。（左图为瓷刻作品《扶醉图》）

陈银付从事瓷刻已逾15个春秋，他把制作困难不易的瓷刻技艺，变得得心应手。在高硬度极易爆裂的瓷盘、瓷板、薄胎瓷瓶上，成就了一幅幅宛如彩绘的瓷刻作品。作品雕法细腻，色泽亮丽精致，协调明快，含蓄神韵。《水浒一百零八将》精选一百零八块瓷板为纸，金刚钢石为刀，经过构图、渡稿、雕刻、着色，将水浒一百零八将栩栩如生地镌刻在一百零八块瓷板上，并采用上等红木浮雕，将一百零八块瓷板拼接而成（260×210厘米）大幅屏风。整个作品气势磅礴，活力四射，人物各具鲜明个性，梁山好汉个个威武精神，韵致灵动，处处彰显生命活力。作品创作时间长达三年，曾荣获2010年第十二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精品博览会特别金奖。

“五代”、“北、南宋”、“明代”，好像“清代”的文化事件就发生在昨天，而且数量很多。有对兴化的经济文化产生直接影响的历史人物，如范仲淹、施耐庵、刘伯温、郑板桥、严复等中国历史大家。二是兴化人不甘于现状，好像在骨子里就有一股勤奋、吃苦耐劳、能牺牲眼前的生活质量去追求美好未来的精神。夫妻二人，摇只小船，从做些小本生意到跑水运建材，赶上国家改革开放，各地基本建设大发展，到逐步从自家田

## 印象苏北

苏继康

一新，新城区的政府大楼、体育场、文化设施非常气派，特别是马路宽阔、绿化整齐的优美环境，令人心旷神怡。给我的第三印象是：百姓生活休闲，老街上人来人往，传统小吃，生意兴隆。新街上的大卖场内，人头攒动，万物皆备，百姓的衣着与上海并无大的差距，我所接触的数位兴化人都讲，“我们的生活很悠闲”。

通过与兴化人的近距离接触，让我产生了两个感想：一是兴化的历史很悠久，我所看到的文化遗迹，

# 新民晚报

近

现在因逼迫孩子读书致亲子关系紧张，子女因厌生恨也值得。而男孩杀母案无疑是对这种错解的残酷的诠释。再次是迷信例外论。家

## 少年杀母案的再思考

殷骏

盲目的从众和攀比心理。无甚必要的早教、胎教，在部分家长眼里意义非凡。

那种不以孩子兴趣为前提的浮躁和瞎操心到头来不但让孩子累趴在跑道上，更为家教、辅导、考证、培训等趋利产业做了嫁衣裳。家长间攀比炫耀自家孩子如何出息多么了得，其中到底有多少粉饰和谎言？又有几分无奈和不甘？

少年杀母，罪恶难恕。然育此等恶果之家长果能辞其咎乎？

好心者有时易为他人所感，上当受骗者中不乏好心者。因此，心当然是要好的，但脑自然也是要用的，否则好心难得好报，弄得不好还有坏果和恶报。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所不为，勿强制于己。作为同志可以交办、作为同事可以交流、作为朋友可以交往的人，才是比较和顺和完好的人。最为不妙的是作为同志苦以交办、自为同事难以交流、视为朋友无以交往的人。

工作艺术，思想方法，人生哲学，世界观——工作艺术受制于思想方法；思想方法受制于人生哲学；人生哲学受制于世界观。世界观确是总开关。

审时度势，因势利导，乘势而上，顺势而下，借势而成，避势而为。

诚实守信，信而有用（此为信用）；踏实从事，事而有成（此为事成）。

得人益处，想人失处，念人好处，补人亏处，记人是处，解人难处。得之，千万不可有理所当然之心，更不能过后翻脸甚至过河拆桥。

过多计较于私利，难有大度之气。过分拘泥于自身想法，难有大家之度。

近

## 三言两语记

徐弘毅

谜面：剃须不残留（食品二）

谜底：刀切面、光面

近

“起立”号令一出，全场立正。“同学们好！”年近七旬的教师代表顾老师鞠躬问候同学。“老师好！祝老师新春快乐！”年届半百的郑班长带领近百位两鬓飞霜的同学齐声还礼。久违的“上课仪式”点燃了重逢热情。阔别33年的78届部分师生终于欢聚一堂，掌声四起，笑容绽放……

“77/78届”，对恭逢“恢复高考”的中学教师意味着“热情”和“真情”！我先后任教这两届，深知“热情”源自压抑已久的“教育理想”；那是呼唤“百废待兴”年代的一株幽兰。走出“牛棚”的老教师率领我们整合课程、健全校规，搜寻残缺的教学资料；反复设计修改教案；半天不出教室讲课辅导；为求知若渴又困难重重的学生个别释疑；适时鼓励情绪低落的学生，并见缝插针安排家访……人人只求一天能超过24小时，无从顾及个人的“利益诉求”。

“真情”出于和学生、家长间的毫无芥蒂：一次在校赶批作文的我深夜被误锁校园深处小楼，我高喊墙外弄堂里的学生以求“解救”，结果惊动了好几位家长起床出门，唤醒熟睡的工友……一天，我太太即将临盆，我正在上课，忽听楼下有人高声报信：“宓老师快回家！你老婆要‘生’了！”我连忙走出笑声盈天的教室；次日，桌上摆满了各种小玩意儿，附条写着：“亲爱的老师，送上我们儿时的玩具，祝‘宓得宝’（我们集体起的名）长命百岁！”嗨！件件至宝啊……课余，在投入编排“独幕剧”的漫长过程中，每每对我缺失关心的“小结”，晚归的学生们始终毫无怨言、热情不减，直到上演……我的旧文《回报》中还有个令人“匪夷所思”的

30年前，我还在师大念书。学校医务室可以补牙，我就赶时髦去了。校医说我

我开始跑医院。我住在浦东，首先前往陆家嘴的一家医院。上午十来点钟抵达，一进门，我就决定告退了。人，出奇的多，护士说至少也得下午一两点钟才能轮到我。牙痛不是病，痛起来要人命，我总得治啊！遵照护士指示，改日，我七点出发，一大早赶到医院等开门。这次终于成功，但初诊结束也已11点钟了。此后，我两次复诊，又花上了一两个小时。事后想想，实在有点害怕。花费也够呛，通过

医保，一粒牙居然也得花掉上千元。我计算了一下，有待治疗的牙齿还有六粒。按照第一粒牙的经验，我还得赔上多少精力呢？我掉转方向前往高桥，我庆幸自己头脑灵活找到了好地方，同样市级医院，只要花费原来的一半时间就搞定了。更侥幸的是，我的一粒牙，医生只让我跑了两次就补好了。遗憾的是，也就一两个月吧，新补的牙就出现了状况，填充物全脱落了。无奈，又去复诊。我问医生，为什么当年校医补的牙，二三十年都没故障；这次补的牙，一两个月就不行了呢？医生说，我们都是按照正常规范操作的。

终于又过了两一个月，复诊的牙尚处正常状态。我有了一点信心，再次前去该院治疗另一粒牙齿。治疗后，医生让我一周后复诊。可是第三天开始，这粒牙就像断垣残壁，今天一片明天一块地掉了下来。熬满一周赶快前去复诊，医生定定心心看了看，什么都没说，只让我改日前去镶牙。我吓了一跳，把这粒烂牙根镶起来还管用吗？

我在浦东没有找到牙防所，于是跨过南浦大桥到浦西一家医院治牙。到了医院，我就泄气了。医院更大，病家更多。医院大堂里，熙熙攘攘，南腔北调，好不热闹。

我的疗牙问题还没解决。我颤颤巍巍尝试着走进居所附近一家私人诊所。令我恐怖的是，还没向我说明情况，就将我的一粒牙齿削去了一半，并让我一周后去做牙套。前述那位医生为我留下的一粒烂牙根还没医好，现在又多了一粒残牙，如果加上我待医的另外几粒牙齿，我这含着一嘴烂牙的小老头真有点惨不忍睹。

情急之下，只能先返回过了大桥、浦西的那家可以预约特需门诊的医院。第一次治疗的是那粒削去了一半的残牙。医生说，私医削去的是粒没有病症的好牙。出血的部位，只需要治疗牙龈，同时将周边牙齿稍作治理即可。但事已至此，也只能装上牙套了。此后，开始逐一治疗其他病牙。由于可以预约，候医时间相对缩短，可是医疗价格立即成倍飙升，以致每次抓起电话预约，我都大腿发抖。

“故事”：一次在“冲突”中我不慎弄断了学生手指，他父母却怒气冲冲来校“抗议”学校对我拟议中的“处分”，并强调“是孩子不好”……此后，我目睹大批优秀学子进入令人艳羡的大学，又耳闻众多没能“深造”的学生相继成为行业“中坚”，还亲历家长为学校排忧解难的种种故事；那是时代热情驱师生真情，栽培了上世纪70年代的“理想之花”啊！

也有让我羞赧的“镜头”：假日，我顶风冒雨照常到校开展“文学社”活动、摔断手臂后却风闻有人出言“不妥”，心生“悔恨”的我发誓“再不干了”，幸好学生和家长的种种真诚评价使我幡然自省，我终于以新的“悔恨”返身投入。可爱的学生们不仅在这次征文中新金获银，在此后各级写作大赛中也屡屡获奖。全校六个年级“文青”组成的“阳光文学社”以及稚嫩的练笔不断变成“铅字”的愉悦，成了我教学实践的最大推力……我有时虽为自己的文字见报开心，但感受到“发表学生”比“发表文章”更加快乐，更有意义。

飘飞的思绪被眼前一幕幕“凝视——握手”的镜头拉回，上

述记忆“碎片”告知：这些在名为“向东”的普通中学里发生过的平常小事，在我生命中却绝非寻常。

日前有周、王两同学邀我在这次聚会中“吟诗”助兴，今天在掌声和鲜花中，我不无激动地诵道：

岁月匆匆人已老，不忘昨日师生情；龙年新春重聚首，相逢唏嘘话平生。

在相机闪光中，我这样套用古诗来描摹自己不尽的回顾——问君能有多少“思”？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疗牙记

疗牙记

疗牙记

疗牙记

疗牙记

疗牙记

疗牙记

疗牙记

疗牙记

疗牙记

疗牙记

疗牙记

疗牙记

疗牙记

疗牙记

疗牙记

疗牙记

疗牙记

疗牙记

疗牙记

疗牙记

疗牙记

疗牙记

疗牙记

疗牙记

疗牙记

疗牙记

疗牙记

疗牙记

疗牙记

疗牙记

疗牙记

疗牙记

疗牙记

疗牙记

疗牙记

疗牙记

疗牙记

疗牙记

疗牙记

疗牙记

疗牙记

疗牙记

疗牙记

疗牙记

疗牙记

疗牙记

疗牙记

疗牙记

疗牙记

疗牙记

疗牙记

疗牙记

疗牙记

疗牙记

疗牙记

疗牙记

疗牙记

疗牙记

疗牙记

疗牙记

疗牙记

疗牙记

疗牙记

疗牙记

疗牙记

疗牙记

疗牙记

疗牙记

疗牙记

疗牙记

疗牙记

疗牙记

疗牙记

疗牙记

疗牙记

疗牙记

疗牙记

疗牙记

疗牙记

疗牙记

疗牙记

疗牙记

疗牙记

疗牙记

疗牙记